

策反周佛海·計除李士羣

喬家才

戴笠將軍與程克祥

周佛海戴罪圖立功

抗戰勝利，國軍能够迅速在南京受降，國民政府迅速還都，周佛海的貢獻的確很大。當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時候，共產黨立刻展開誘騙遊說周佛海的工作。他們希望周佛海倒到共產黨一邊，配合他們在江南的新四軍，控制京滬。周佛海不但拒絕共產黨的誘騙遊說，而且接受政府委任的「上海行動總指揮」，負責保衛京滬，防止共產黨竄動，等候國軍到達。

周佛海雖是南京偽組織的重要頭目之一，實際上已為軍統局祕密工作了三年。他能够為軍統局工作，報效國家，完全是程克祥奉戴笠將軍的指示聯絡策反成功的。

程克祥上海大學畢業，上海大學校長是于右任先生。因此，他和于先生的師生關係，不同尋常。九一八的第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在日本軍閥一手導演之下，偽滿洲國在長春成立，溥

儀任執政，舉號大同，鄭孝胥任國務總理。程克祥以為這個傀儡組織的實際情況，中央政府一定需要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決心到東北去。

他找到和鄭孝胥關係的族叔介紹，以記者身份，到長春去找鄭孝胥，在鄭孝胥庇護之下，從二十一年一直到二十四年，在東北整整呆了三年。不但對於偽滿洲國的情形知道的清清楚楚，而且交了許多日本朋友，對他幫助很大。他每年回到南方一兩次，把所見所聞，寫成報告，呈給黨國元老監察院長于右任先生。

程克祥東北搜敵情

程克祥蒐集到的資料，有關滿洲國開幕前後的各種祕密，華人方面如臧式毅、熙洽等大奉天主義派和滿清遺老鄭孝胥、寶熙、羅振玉、陳仁光等對立，日人方面滿鐵派和帝大派的對立情形，以及關東軍和滿洲軍的動態靜態，日偽經濟人

事等等，都呈報于右任先生。

因為張景惠二十四年取代了鄭孝胥的國務總理，程克祥失去有力的屏障，感覺到安全有了顧慮，遂離開東北。二十五年又陪同上海每日新聞社石川社長再去長春一趟，住了一個多月，得到的情報也不少。這一年，他寫了一本十幾萬字的「東北見聞錄」，可惜抗戰時期遺失了。就因他在東北呆過三年多，日本人認為他是親日分子，特別願意和他交往，對他以後從事情報工作，幫助很大。

于右任先生看了程克祥許多關於偽滿洲國的報告，認為他有情報天才，對他說：「克祥！我看你對情報方面很感興趣，應當為國家出力。現在負情報責任，成就很大的，莫過於戴雨農（笠），我介紹你去給他工作吧！」

二十五年的一天，在上海靜安別墅十一號于右任先生公館，于先生介紹程克祥見了戴笠先生，開始為戴先生工作。

日本軍閥決心擴大侵略，八一三又在上海發動戰爭，想一舉佔據上海，威脅我首都南京。日本人收買的漢奸，大多數是毫無知識的流氓無賴



奉 裁 並 將 軍 之 命 任 京 滬 區 長 策 反 周 佛 海 ， 現 在 台 任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之 程 克 祥 將 軍 近 影 。

。能說日本話，知識水準較高的人，少之又少。因此他們認為程克祥既然在滿洲國呆過三四年，又有許多日本朋友，一定親日，靠得住，可以利用，可以為他們做宣傳，可以為他們做情報。於是，日本大使館，日本華中派遣軍特務部和報導部都來爭取程克祥，要程為他們工作。

藉機接近日本大使

程克祥正苦於得不到重要可靠的情報，在發愁，居然能够在日本這三個重要機構走動，真是得其所哉，可以堂堂入奧了。日本大使官邸需要他幫着做翻譯工作，每天必須去一趟。那時的上海，去日本人的任何一個機關，都是很危險的。如果被老百姓或愛國青年看到，以為他是漢奸，就非活活打死不可，所以程克祥每天去日本大使官邸，真是提心弔胆，十分小心，一點也不敢疏忽。

淞滬八一三戰爭開始的時候，日本在上海的部隊，祇有海軍陸戰隊五千多人。打了三天，打到八月十六，陸戰隊被打死十分之八九，剩下不到一千人，僅靠日本僑民所編組成的民兵，幫着苦守陣地，台灣的日本木更津航空隊每一小時輪番派往上海，虛張聲勢，等待增援的部隊。假如程克祥能够早五六天進入虹口，知道這種情形，使我軍一舉衝進虹口，解決了這兩萬日本僑民，摧毀他們的根據地，我們確實掌握了虹口、楊樹浦、江灣的陣地，則日本增援的部隊，就是到達上海，也不容易登陸。這樣不但可以減少我軍的損失也可遲滯他們的

行動，使淞滬戰爭更為延長。

八月十九日，敵軍第五師團先增援了半個師團。程克祥於二十一日方能進出虹口，那時已經有更多的日本增援部隊到達，陣地加強，於是反守為攻。我軍在敵人海陸空聯合進攻之下，損失慘重。

三個月淞滬血戰，程克祥在情報方面，供獻最多。因為他能在三個日本機關行走，不但知道了許多日本的情況，對於漢奸們的活動，直接間接也知道不少。上海的無恥漢奸們，在日本人操縱唆使之下，有兩個組織。一個是以蘇錫文為首的大道市政府，駐上海浦東形式上是上海市的偽組織。另外一個是梁鴻志、溫宗堯等漢奸們在虹口新亞酒店組織的維新政府，這是日本軍閥準備，等他們擴大侵略，用來維持華中地區的偽組織。等到南京失守，這個傀儡組織就遷往南京。

汪精衛做了漢奸，改組南京偽組織，表面上是一個南北統一的組織。汪自己兼行政院長，周佛海副院長，梁鴻志做了監察院長，溫宗堯做了司法院長，江亢虎做了考試院長。

奉命留滬潛伏偽府

京滬淪陷以後，程克祥留在上海工作，編為南京直屬組。因為他沒有建立獨立的電台，一切來往的電報，都得由南京區代收代發，所以不能不和南京區發生橫的關係，潛伏下以後南京區失事，受到牽連的不幸後果。

二十八年五月五日，汪兆銘在日本人保護之下，乘日本輪船到達上海，住愚園路一一三六弄。這一條巷弄裏有十多棟洋房，早被日軍佔據，

現在撥給汪兆銘，作為籌組偽組織的基地。所有重要漢奸如褚民誼、林柏生、梅思平、周佛海、羅君強等都住在裏面。

程克祥奉到命令，要他打入汪精衛的漢奸集團，參加他所標榜的和平賣國活動，必須進入愚園路一一三六弄。打入漢奸組織，那時想要進入愚園路一一三六弄，談何容易？程克祥絞盡腦汁，一籌莫展，茫無頭緒。

結交羅君強周佛海

天下事往往有人料想不到的變化，峯迴路轉，大放光明。有一天程克祥到上海聞人徐朗西家裏聊天，徐對他說：「一會兒有一位姓易的新政客來訪，他是一一三六弄周佛海和羅君強的手下紅人，正在為汪周延攬幹部，參加汪精衛的和平



羅君強的嘴臉，程克祥先認識羅君強因羅君強之介再認識周佛海。

運動，以壯聲勢，我介紹你認識他。」

就這樣給程克祥啓開進入愚園路一一三六弄的門，經姓易的介紹，認識了羅君強，再由羅君強介紹，和周佛海見面。一來因為程克祥對於偽滿洲國的事情知道的很清楚，談來頭頭是道。二來因為程和上海的日本機關的日本人也有關係，程的日本朋友很多，很有利用價值。所以周佛海請他做顧問，並請他介紹一位精通日語的秘書。

程克祥的副組長彭盛木，台灣苗栗人，原籍廣東陸豐，日本東亞同文會在上海所辦的「東亞同文書院」畢業，不但精通日語，國語也說的不錯，那時充任日本特務部和報導部通譯。程克祥就把彭盛木介紹給周佛海，周非常滿意，終於成為重要的幹部。周和日本人的重要談話，多由彭盛木參加，但任翻譯。

後來日汪正式會談，商討各項公開秘密的條款，汪的翻譯是周降庠，周佛海的翻譯就是彭盛木。

汪兆銘做漢奸，進行和平運動，完全是日本上海特務機關之一梅機關長影佐禎昭少將所策動的。影佐認為侵華戰爭一直打下去，日本不得了，所以奔走和平。他認為汪兆銘成立偽組織後，有利於日本結束戰爭，在日本軍閥和汪兆銘之間盡力疏解。在軍閥壓力下日汪密約連影佐本人都不滿意，但是汪兆銘急欲組織偽府，終於接受了。

因為彭盛木能隨周佛海參加日汪會談，所以會談經過以及「日汪會談協定」的「附屬秘密議定書」，程克祥都能够很快電告重慶，這項情報震撼美英的心理，對我們的抗戰供獻很大。

七十六號裏的囚徒

南京偽組織成立，羅君強介紹程克祥給偽參謀總長兼偽軍委會辦公廳主任楊揆一，楊委他任參議。彭盛木則做了偽財政部的參事，軍統局南京直屬組總算在南京偽組織以內站穩地步了。

汪兆銘兼偽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陳公博、周佛海兼副委員長。汪急欲建立武裝力量，成立了一個點編委員會，點編能够掌握的偽軍。楊揆一簽准程克祥為這個委員會的總務處長，因此，對汪偽組織控制的偽軍，他能够全部了解。程克祥的工作，可說非常順利。不過物極必反，程克祥的厄運終於臨頭了。

先是南京區區長錢新民被捕了，錢的被捕非常意外，實則行動太不小心。他住在上海，有一天去新新公司理髮廳理髮，被極司非而路七十六的嘎囉馮國楨瞧見，立刻打電話給七十六號，因而被捕。在敵區工作，行動必須謹慎，一不小心，就會出毛病。新新公司是很複雜的地方，來去的人很多，錢新民到那種地方理髮，的確欠考慮。

錢新民被捕，非常優待，要他投降，他立刻偽裝投降了。錢新民太自作聰明了，他還想借偽裝投降繼續工作。七十六號實際上以他做魚餌，打算一網打盡他領導的同志。在三個月跟踪的結果，副區長尙振聲以下許多同志被捕。程克祥和他的副組長彭盛木等，也因這一案牽連，於三十

年底，分別在南京和上海被捕。

程克祥在七十六號關了四個多月，彭盛木關了一個多月，由周佛海和他的內弟楊惺華保釋，而錢新民則被李士羣殺害了。程克祥雖然脫離了險境，但是因為南京區被破壞，他無法和重慶通電報，失去聯絡，使工作陷於停頓。

周佛海自從做了漢奸，從來沒有批評過委員長 蔣公，提起來總是稱蔣先生。而且明知程克祥是軍統局的人員，却來保釋他，可見周佛海還有良好的良心。周的母親，楊的父親都在後方，周很孝



周佛海在偽組織任財政部長時的嘴臉。

順，爲了他母親的安全，也不會難爲重慶的人員。程克祥想，假如把周佛海策反過來，爲政府做工作，對於抗戰，必定有很大的貢獻。程克祥不願慮危險，決定進行策反工作。

進行策反周佛海，必須以楊惺華爲橋樑，進行起來，比較容易。三十一年秋天，程克祥恢復自由以後三個月，決心單刀直入，和周佛海懇談一次，他請楊惺華給他安排和周佛海談話時間。以一種不成功就成仁的精神，去進行這件工作，一切後果，都不計較。

說周佛海效命

中央

一個星期六下午兩點半鐘，楊惺華陪着程克祥到了上海法租界福開森路周佛海公館書房。一會兒，周佛海踱到書房，氣氛非常輕鬆，和程克祥握手。

「周先生！我想回重慶去，你看怎樣？」程克祥開門見山，很有勇氣地對周佛海說。

「也好！」周佛海先是一愕，接着就很爽快地問他：「你打算幾時走？」

「周先生既然同意，」程克祥說：「我想早點動身，比較好。」

「你準備幾時動身，先叫惺華給你辦好通行證。」

「謝謝周先生！」程克祥說。靜了兩三分鐘，程又接着說：「這次回到重慶，我一定把周先生對我們的德意，詳細報告戴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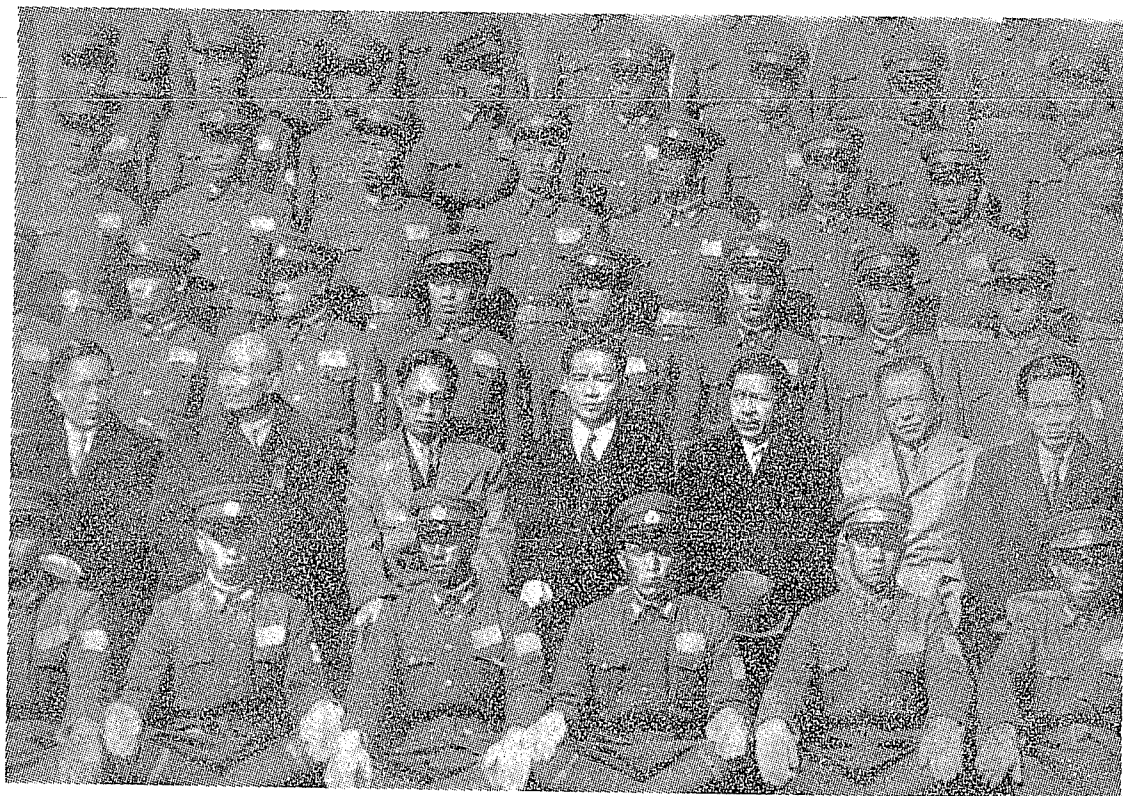
「惺華！你看客廳裏外有沒有人？」停了幾分鐘，周佛海對楊惺華說。

「一個人也沒有。」楊惺華裏外看了一遍，回到客廳對周佛海說。

「你吩咐下來，三點鐘以前，我不見客。」周佛海對楊惺華吩咐以後，回頭對程克祥說：「我們已成知己，可以無話不談。我和雨農兄是好朋友，請你代表我向雨農兄說：『我很感激他對我和岳父的照顧與保護。今後如果他有需要我的地方，只要我力之所及，我一定盡力而爲。』」

關於程克祥回重慶的事情談完，周佛海又對他說：「我這次離開重慶，最大的錯誤是事先沒有報告委員長。我是委員長一手提拔起來的，這種重要行動，應當事先請示，再作決定的。這一點也請雨農兄代我向委員長請罪，只要他老人家有所指示，我仍然奉命行事。」

周佛海的態度這樣開朗坦白，真出乎程克祥意料之外。這種態度完全是身在曹而心在漢，程克祥所希望達到的目的全部達到了，始料所不及的結果竟如此完滿。內心好不暢快，楊惺華開汽車把他送走。事又湊巧，第二天程克祥去看徐期西，遇到徐的陝西老鄉，協和成煙絲店的老闆王才選，就要回西安去。爲了運貨由津浦路轉隴海路，由界首到洛陽，再到西安，王才選都非常熟悉。所以程克祥決定偕同書記程士大等和王才選



博公陳、越文鮑起二右排二，照合員學與時訓開海上在團官軍於目頭權政偽汪
戴經（圖見）重重事心臉苦眉愁海佛周。武宗高、誼民褚、海佛周、衛精汪、
。作工局統軍府政民國慶重為地暗乃後反策人派笠

同行，經西安到重慶。這是

抗戰時期的一

條康莊大道，

好多愛國青年

，由這一條路

到了大後方，

投入抗戰行列

。好多愛國商

人，運送大批

物資到大後方

，以應戰時的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重慶，非常高興，許多計劃可借周佛海，順利完成。

戴先生派程克祥為京滬區長，專負責和周佛

海聯繫。他的工作範圍，不限京滬兩地，蘇浙皖

三省都可以建立工作單位，成了一個範圍很廣闊

的單位。

為了電台進入敵區容易，程克祥從西北，經

洛陽、西安到了重慶，却要他由東南返回京滬。

為節省時間，讓他們先坐飛機到衡陽，再經廣東

曲江、贛南、福建、浙江，到安徽廣德縣王嶺忠

義救國軍總指揮部。

最後一次程克祥和戴先生見面，戴先生告訴

程克祥：「你見了佛海兄，告訴他，他的母親就

是我的母親，叫他不必要掛念。教他拿出勇氣，不

必後悔過去，只要把握未來，好好幹一番。」

臨上飛機，主任秘書毛人鳳交給程克祥一封信，

是楊惺華父親楊自容寫給楊惺華的，囑咐他

好好保管，其重要無異電台、密本。程克祥一行

到達王嶺，代理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阮清源派人護

送他們到宣城南陵，再前就是敵區。程克祥為運

送電台安全，派程士大先到南京，請楊惺華接運

。楊派財政部警衛隊隊長到敵方最前綫竹絲港

迎接，在蕪湖住一夜，第二天安全運進南京城。

抗戰八年，最頭痛的事，就是要把電台和秘

密譯電本等安全運到敵區。因為日本憲兵檢查很

嚴，必須用種種方法，通過檢查。這次程克祥運

電台，有偽軍接運，大搖大擺，毫無阻礙，運到

敵區，省了許多麻煩。

周佛海在上海和程克祥見面，程把戴先生的

到程克祥回到

京僞組織。所

以，戴先生看

到程克祥回到

話轉告周佛海，他很慎重地告訴程克祥：「我的立場和處境，你很清楚。上有汪先生，內有李士羣那一羣人，外有日本憲兵和特務，三面環伺。只有日本求和的一面，我們可以巧妙運用。希望我們一致針對這種情況，乘機漸進，乘虛而入，千萬不能急功近利，魯莽從事。」

程克祥說：「這點請你放心，現在我們已是風雨同舟。在長期抗戰中，一切都要從長計議，安全中求進展，絕不能有任何疏失，而自絕於成功之路。」周佛海對程克祥老成持重的謹慎態度，非常滿意。

楊惺華把他父親的親筆信讓程克祥看，信內附有周老太太和楊先生全家照片。信內說自從他們赴滬，親友們都斷絕來往，在湖南原籍危機四伏，實在無法呆下去。幸蒙戴先生仗義，接在貴州，飲食居處，供應豐厚。周老太太醫藥所需，也不匱乏等等。楊惺華全家看過信，都很高興，可見這封信的重要了。這也是戴先生通達人情，絕不忽略細微的地方。

假手日人殺李士羣

佔據滬西歹極司非而路七十六號為非作歹，罪惡昭彰的李士羣心狠手辣，和率領的一批漢奸傳也文、萬里浪、蘇成德、馬嘯天、胡蘭成等，都是不能寬恕的國賊。他們為日本軍閥殺害了許多愛國志士，魚肉了成千上萬的善良百姓，也破壞了戴先生在京滬的許多組織。所以，李士羣是一個必須剷除的重要漢奸，也成了程克祥最要的工作目標。

李士羣的惡勢力相當雄厚，好多次制裁都沒有成功。程克祥知道，他和汪兆銘直接發生關係以後，就不把周佛海放在眼裏，和周的親信羅君強磨擦的相當厲害。假如利用偽組織的這種矛盾，進行除奸，也許可以事半功倍。這是程克祥打的如意算盤，着意進行的方向，他時時刻刻留意這些情況。

有一天李士羣和他的嘍囉們在七十六號聚餐，酒喝多了，得意忘形，大罵羅君強和楊惺華，揭發他們的許多隱私。程克祥得到這項情報，趕緊告訴楊惺華，楊找羅君強商討對策。羅也得到情報，正在生氣，於是決心剷除這個罪惡滔天的惡魔。

羅君強主持偽財政部稅警總團時有一個日本顧問，後來調回上海憲兵隊，官拜中佐，有相當權力，他和羅君強相處的非常好，成為莫逆。這個日本中佐知道李士羣憑藉特務權力，敲詐勒索，弄了不少錢。後來任清鄉督辦，在清鄉地區，挨戶搜查，名為抓抗日份子，實際把老百姓清掃光了。日本人對漢奸貪污，非常痛恨，以為日本人流血，却讓他們發財。羅君強請日本憲兵中佐設法清除李士羣，日本人滿口答應，保證成功。此時李士羣兼江蘇省省長，駐在蘇州，經常到上海，處理七十六號的事情。

一天，楊惺華告訴程克祥：「明天有好戲可看！」沒有說明實情，程也不便追問，保持神祕。第二天報紙上刊出李士羣急病死亡的消息，楊惺華才告訴詳情。

那天日本中佐約李士羣到他虹口寓所談話，

商量日本憲兵隊和七十六號有關的事情。平常李士羣對於飲食非常小心，不敢隨便吃喝。這天談話時，下女送上兩杯咖啡，日本中佐先舉杯飲了一口，李士羣不得不飲，也喝了一口，這天談話，氣氛非常和諧，從下午三點鐘一直談到四點多鐘，硬把那杯咖啡喝光，才告辭離去。

李士羣搭下午六點鐘左右的火車回蘇州，一路上並沒有甚麼感覺，回到寓所就寢時，才覺着肚子有些不舒服，恐怕日本中佐那杯咖啡作怪，趕緊找醫生清洗腸胃。睡到半夜以後，腹痛加劇，逐漸昏迷，不到天亮，一命嗚呼。家人不敢聲張，祇說急病死亡。

據說日本人所用的毒藥，是一種慢性毒藥，當時不會發作，六小時以後，才起作用，毒一深入就無法解救。

戴先生接到程克祥的報告，完成這項重大任務，為軍統局被殺害的同志復了仇，也為國家伸張國法，雖然假手日本憲兵，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策反孫良誠等偽軍

珍珠港事變以後，美軍打算一旦反攻開始，在中國東南沿海登陸，殲滅在中國的日本陸軍主力。梅樂斯來中國，就是為了達成這一項任務。所以中美合作所設在東南的各個訓練班，裝備忠義救國軍及張為邦、張逸舟等部，都是着眼在策應美軍將來登陸這一着。

程克祥希望能夠策反一部份偽軍，將來配合美軍登陸作戰，周佛海控制的財政部稅警團是不

成問題的，但是其他偽軍很多，後來重慶派周道隆到上海協助程克祥進行策反偽軍工作，程克祥請周佛海給他一個偽財政部的參議名義，藉以活動，成效很大。

所有偽軍，能够作戰，人數最多的，要算孫良誠所部，計三軍二十九團，三萬餘人。孫良誠原係西北軍，馮玉祥的重要幹部。說也奇怪，抗戰軍興，許多西北軍都做了偽軍，出人意料之外。周道隆和孫良誠的第二軍張副軍長是朋友，由張的關係，聯絡到孫良誠。孫表示很好，願意接受戴先生領導。

策反孫良誠成功，又經由張副軍長的關係，繼續策反舊西北軍關係的張嵐峯、郝鵬舉、吳化文，都很順利成功了，誠非程克祥始料所及。

三十三年（一九四四）春天，程克祥奉到命令，設法把孫良誠的部隊從華北調到長江北岸揚州一帶。重慶爲甚麼有這道命令，也是爲了接應美軍登陸。戴先生知道孫良誠所部無異正規軍，戰鬥力很強，不同於一般偽軍。這一個部隊有很大作用。

調動偽軍，談何容易，須得到日本軍方的同意，程克祥憑甚麼來調動偽軍呢？但是戴先生的命令必須做到，程克祥祇好找周佛海了。周佛海滿口答應，經過三個月，才把孫良誠的三萬多人調到揚州一帶。據楊惺華告訴程克祥，爲了調動孫部，周佛海花了六千多萬偽幣。究竟是怎樣花的，程克祥不好追問。等到日本投降，保衛京滬地區，孫良誠的三萬多人，起了很大的作用。

後來程克祥又奉到命令，張嵐峯、郝鵬舉、

吳化文三部，另外派人聯繫，京滬區不必再去聯絡。

秘密電台游動通訊

程克祥建立自己的通訊電台，不再像以前借錢新民的電台收發電報，當然方便了許多，可是困難也隨之而來，爲電台的安全，傷透腦筋。在抗戰末期，日本對於偵察電台的方法，日益進步，我們在敵區的電台通報，也更加困難。

日本人偵察我們在敵區的電台，在我們通報的時候，先用三角測向，確定方位地區以後，再由便衣人員攜帶小型輕便電機，在測定的地區，流動偵測，找尋電波發自那一棟房屋，再進去搜查。

程克祥知道敵人偵測的方法，他就決定勤於移動，在一個地方發電報的日期，盡量縮短。等到敵人測向有了眉目，我們已經遷移地方了，永遠使他們捉摸不定，以保障我們發報安全。

經楊惺華協助，程克祥的電台架設在愚園路一一三六弄，原來周佛海住過的房屋。這裏會做汪兆銘組織偽政府的根據地，也是汪兆銘等最初在上海落脚的地方，敵人總不會懷疑這個地方是重慶的祕密電台吧？可是通報沒有多久，終於被敵人偵測出來了。趕緊搬家。

後來搬到祁齊路楊惺華家，又被敵人測出來，到祁齊路附近找尋，又沒有電波了，敵人撲個空。因爲有緊急的軍事情報，必須很迅速的報告重慶，新的地點沒有找妥，祇好在程克祥自己住宅架設了。他住在霞飛路福開森路口附近，兩開

間的三層樓房。

程克祥是位佛教徒，專修密宗，每天上午做功課一念經。佛堂設在三樓，電台在右側。這天他念經的時候，電報正在發報。早上八點鐘左右，他突然心驚肉跳，渾身煩躁，坐立不安，經也唸不下去。他知道不對，站起來到窗口向街心瞭望。剛打開窗戶，立刻發現一個日本人挾着一個小盒子，有根電線通他耳邊架着的一個管子，在對面行人道上，緩慢地向福開森路走去，注意着一座七層大廈（555公寓）。他趕快閉上窗戶，讓報務員停止工作，拆卸電台，由後門運送到別處。如果不是他心血來潮，這一次很可能被敵人偵測出來，後果真是不堪設想了。爲甚麼他會心血來潮？程克祥信仰佛法，他說這真是佛法無邊，忠義之士自有神靈呵護。

又有一次電台設在郊區一個王姓墓園，園林幽靜，房舍整潔，通報不到半個月，即被敵人發覺，若不是周佛海得到消息，先一步移走，幾被敵人破獲。

後來在浦東鄉間木船上發報，船在港汊內移動，使敵人捉摸不定。但是在船上架設電台，不但需要乾電，也不安全，祇能偶爾爲之。總之，程克祥的電台因勤於遷移，沒有被敵人偵破，可是傷透腦筋。

日本投降後，戴笠先生對於收編東北偽軍有很大的計劃，因爲程克祥在偽滿時期去過東北，特意把他從上海調到北平，準備派往東北，不幸因戴笠先生殉職，他的東北計劃遂成泡影，程克祥祇好再返回上海，使他悵然若失。